

攀西少数民族大学生笔画偏误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

王欣冉, 郑 辉, 齐云燕

攀枝花学院文学院, 四川 攀枝花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 要

以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法和访谈法, 从“意、知、行”三维视角分析该群体汉字笔顺书写的现状与偏误特征, 发现其存在笔顺规则记忆模糊、书写习惯不规范、理性认同但行为疏离等问题。研究从外部教育环境、书写媒介变化和内部元认知策略运用等方面剖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 并针对性提出“观念纠偏、知识夯实、行为训练”的提升策略, 以期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教学提供参考, 完善区域民族汉语教育理论。

关键词

攀西地区, 少数民族大学生, 汉字笔顺, 笔顺偏误, 偏误成因

Analysis of Stroke Order Errors and Exploration of Their Causes amo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n Panxi Region

Xinran Wang, Hui Zheng, Yunyan Q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Received: July 23,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Taking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anxi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rr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order writing from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attitude, knowledge, and behavior.” It reveals issues such as vague memory of stroke order rules, non-standard writing habits, and cognitive acceptance without

behavioral alignment.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auses of these errors from three aspects: extern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changes in writing media, and internal metacognitive strategy usage,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rovement strategies—correcting misconceptions, consolidating knowledge, and training behavior—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order amo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anxi region and to enrich regional theories on ethnic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Panxi Region,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Order, Stroke Order Errors, Causes of Erro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字作为承载中华文化的核心符号，其书写规范是语言文字教育的重要基础。依据《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GF 0023-2020)规定，笔顺是书写每个汉字时笔画的次序和方向。从语言学视角看，笔顺是笔画的先后顺序[1]，金欣欣(2021)从教育视角指出，笔顺教学是中、小学汉字教学中的重要一环，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汉字笔顺的教学给予了重视[2]。

关于汉字笔顺，国务院 2013 年 6 月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后，教育部、国家语委又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将笔顺规范逐一落实到该字表收录的 8105 个汉字，直观呈现每个字的笔顺，可见国家对汉字书写基础规范的重视。

李宇明等(2021)通过研究发现，随着 2018 年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 50 万，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3]，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已显著增强。汉字教学也受到了更多关注，2024 年教育部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中指出：“当前，中小學生书写笔画笔顺不规范现象较普遍”“部分地方和学校重视不够”[4]，基于此，一些学生群体特别是民族地区学生的笔顺学习情况，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攀西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众多，这里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虽然在学习过程中接受过系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但他们对笔顺学习以及笔顺知识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笔顺存在基础书写知识掌握不牢，笔顺规范意识薄弱，缺乏长期有效监督指导等问题。基于此，本次研究以攀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聚焦其汉字笔顺书写的实际情况，分析笔顺偏误的原因，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2. 笔顺书写现状的“意知行”三维分析

汉字笔顺书写的“意、知、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意”是书写时的主观态度和书写意愿，“知”是笔顺规则的认知基础，“行”是认知落地的书写行为体现，三者互相影响。本文基于攀西地区 102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字笔顺书写调研数据，从“意、知、行”三维剖析其笔顺书写现状与偏误特征。

2.1. 调研工具、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概况

本研究量化本研究量化数据依托自编《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调查问卷》采集，为保证测量工具

科学性，正式调研前完成问卷编制、用字筛选与信效度检验，相关设计标准如下。

2.1.1. 问卷与笔顺测试题设计依据

整套测试题目以《通用规范汉字表》《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GF 0023-2020)为判定基准，参照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汉字结构划分体系搭建考察框架。测试用字选取遵循三重标准：第一，字频标准，全部选用一级常用字、现代汉语高频前 1500 字，降低识字难度干扰；第二，结构全覆盖标准，纳入独体、上下、左右、半包围、多层复杂合体字及ㄗ、乚、冫等附形变形部首，覆盖汉字主流结构类型；第三，教学易错筛选标准，整合现有中小学、民族汉语教学相关文献，筛选长期高频偏误字(乃、脊、火、方等)作为测试载体，提升题目区分度。

整套笔顺测试共划分六大考察维度：笔顺基本规则应用、笔画关系与首笔定位、附形部首笔顺、半包围结构、简单/复杂结构体、特殊难点字，同步搭配笔顺学习态度、日常书写行为量表形成完整问卷。

2.1.2. 问卷预调研与工具优化说明

正式大范围调研前，本研究开展小规模预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两项前置工作，第一，问卷预测试。面向 30 名攀西少数民族大学生发放初稿问卷，回收有效预试问卷 28 份。结合预调研作答反馈、学生访谈意见，对题目表述晦涩、区分度较差的测试用字、量表设问进行多轮修改删减。第二，半结构化访谈辅助优化。本次研究共选取 11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一对一访谈，访谈样本兼顾彝族、藏族不同生源地、不同年级、不同日常交流语言群体，与本文受访者基础信息分布保持一致；单人访谈时长控制在 5~10 分钟，围绕笔顺学习经历、日常书写习惯、笔顺易错原因、书写教学需求等核心问题展开交流。访谈全程记录学生真实想法，根据访谈反馈调整问卷设问逻辑、简化难懂表述、补充贴合民族学生书写现状的考察内容。

整套问卷编制全程依托国家规范文件与现有成熟汉语书写教学研究框架完成，结合预调研数据与 11 份访谈记录反复打磨修订，以此保障问卷内容贴合研究主题，能够稳定、客观测查彝族、藏族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掌握现状与书写态度。

2.1.3. 受访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性别	民族	生源地	年龄	日常交流语言	访谈日期
受访者 1	女	彝族	四川攀枝花	20	汉语	20251109
受访者 2	女	藏族	四川盐源	19	汉语	20251109
受访者 3	男	彝族	四川冕宁	21	彝语	20251109
受访者 4	女	彝族	四川乐山	20	汉语	20251109
受访者 5	女	彝族	四川冕宁	21	彝语	20251109
受访者 6	男	彝族	四川普格	23	彝语	20251109
受访者 7	女	彝族	四川雷波	21	彝语	20251109
受访者 8	男	彝族	四川攀枝花	23	彝语、汉语	20251109
受访者 9	男	彝族	四川普格	22	彝语、汉语	20251109
受访者 10	男	彝族	四川喜德	24	彝语	20251109
受访者 11	女	彝族	四川西昌	22	汉语	20251109

为深入探究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书写的真实困境与认知特征,弥补纯量化问卷数据的单一性,本研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辅以半结构化访谈。结合研究核心聚焦的彝族、藏族学生群体特征,本研究分层选取 11 名不同生源地、不同年龄、不同日常语言习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一对一简短访谈,全面收集学生笔顺学习经历、书写习惯及易错认知原因等质性资料,受访者具体基础信息见表 1。

2.1.4.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群体画像多元且覆盖面广,样本代表性较强。调查对象覆盖多民族、多学科、多年级。首先,民族构成上,以彝族、藏族居多,同时包含傈僳族,其中,彝族 72 人,藏族 29 人,傈僳族 1 人,具有较强的攀西地区民族代表性。其次,性别分布上,女性占比 53.92%,略高于男性的 46.08%。再次,专业背景上以人文社科类为主(50.00%),经管类(22.55%)、理工农医类(15.69%)次之,另有少量艺术类(7.84%)及其他专业(3.92%)。最后,年级分布上,大二、大三学生占比较高,分别为 45.1%、28.43%,大一、大四、大五及专科段均有样本纳入,占比分别为 9.80%、8.82%、2.94%、4.90%。¹整体而言,调查群体具备民族多元性、学科多样性、学段连续性等特征,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笔顺偏误状况。

学习基础整体薄弱,系统书写教育普遍缺失。从书写训练背景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未接受过系统的书法训练,数据显示,74.51%的学生从未参加过毛笔或硬笔书法类课程,仅 5.88%接受过 3 年以上训练,另有 19.60%的学生接受过书法训练但不足 3 年。由此可见,系统的书写教育在该群体中覆盖面较窄,笔顺规范意识主要依赖基础教育,书写基础薄弱问题在不同民族受访者之间普遍存在。

书写环境变化较大,纸笔传统书写方式逐渐弱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子输入法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纸笔书写,从受访者的日常书写媒介与输入方式来看,拼音输入法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使用比例高达 79.41%,手写输入仅占 9.8%,另有 3.92%的受访者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6.86%的受访者则使用语音输入法。该数据反映,学生正从“笔画思维”向“拼音思维”转换,拼音输入法操作简单,使用门槛较低,但也进一步减少了使用者的汉字笔顺训练机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使用者对于笔顺规则、字形结构的记忆,再次提笔时,往往有印象却又无从下手。

2.2. “意”——对笔顺的态度与价值观现状

在“意、知、行”的理论框架下,“意”是笔顺学习的思想前提,该维度先于理论知识学习和行为表现,发挥着引导与意念支撑作用。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笔顺的态度呈现出“理性认同但行为疏离”的特征,即认可书写、笔顺的价值,但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漠视,具体特征如下:

重实用,轻规范。根据问卷数据,学生普遍认可笔顺在字形美观、减少混淆、建立规范等方面的意义,但实际书写中,他们更偏向于“清晰可被识别”(均值 4.1)²与“书写流畅度”(均值 3.73),对“笔顺规范”重视度仅 2.93,明显偏低。访谈中 S1 学生表示:“平时写字不太注意笔顺,手比脑子反应快,但有时倒笔了,虽然不会改,看着也确实怪怪的。”这说明学生更多将笔顺视为达成书写目标的“工具”,而不是需要遵守的“规范”本身,长此以往,愈加懈怠,难以纠正。

重外部,轻自身。书写时,面对笔顺错误的情况,学生多归因于外部环境,谈及他人书写错误的成因时,受访者普遍归因于“手写机会少、书写规则复杂”等外部因素;而在分析自身笔顺错误时,则更倾向于强调“字形特殊、规则与自我认知冲突”等客观条件,极少反思个人不良的书写习惯、纠正不足等主观因素。这种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将问题外化的倾向,可能会减弱学生改进笔顺的内在动力。

重认知,轻执行。学生具备基本笔顺的判断能力,也意识到基础教育阶段笔顺教学薄弱,但在书写

¹各项百分比之和为 99.99%,系各选项百分比保留前两位小数时的四舍五入误差所致,原始数据无偏差。

²问卷调查中,将问题答案按照强弱程度分别赋予 5~1 分,最高为 5 分,最低为 1 分。

中仍高度依赖肌肉记忆与固有习惯，仅 10.78% 的学生会立即通过各种途径查询正确的笔顺后再下笔。长此以往，越不纠正，大脑的正确认知与行为上的持续错误会形成认知失调，最后演变为“知行不一”的双重标准，导致认知与行为严重脱节。

重价值，轻指导。在教学环境方面，多数学生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书写、笔顺教学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一感知与学生的汉字笔顺书写现状存在关联，被老师严格要求的同学笔顺测试正确率普遍较高，访谈中受访者 S2 提到：“老师揪耳朵说怎么写，写给我看，看了一遍老师写的，知道了正确的笔顺，一开始不习惯，会有点犹豫，后面写多了就会了”，这说明外部教学环境对学生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基础教育阶段的笔顺教学薄弱可能是后续笔顺问题的源头之一。

2.3. “知”——笔顺认知与知识掌握现状

“知”指学生对汉字笔顺知识的掌握程度，包括对笔顺知识的了解程度、记忆情况以及具体笔顺书写现状，这是书写行为的重要基础。本部分通过笔顺测试题和自评题，分析具体数据，揭示学生对笔顺知识的实际掌握情况。

2.3.1. 具体汉字 笔顺掌握情况

为系统呈现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字书写特征，本研究参照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中汉字笔顺的核心考察维度，从汉字内在规律出发，设计汉字笔顺书写测试，围绕六个维度展开：笔顺基本规则的应用、笔画关系的处理、附形部首的笔顺、包围与半包围结构、复杂结构的书写以及答题者对于不同结构汉字难易程度的主观感知，具体情况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accuracy rat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order test for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n Panxi region

表 2. 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测试各维度正确率统计表

分类维度	子类	题号	考察点	考察字/部首	正确人数 (人)	有效人数 (人)	正确率 (%)	分类平均 正确率(%)	维度平均 正确率(%)	
一、笔顺基本 规则的应用	从左到右	6	首笔撇后接横折 折撇的顺序	及	73	102	71.57	53.92	51.47	
	从左到右	7	首笔横折折钩后 接撇的顺序	乃	37	102	36.27			
	从上到下	8	多横层叠时的书写 次序	重	65	102	63.73	49.02		
	从上到下	9	上部点撇与下部 结构的先后顺序	脊	35	102	34.31			
二、笔画关系 的处理	首笔定位	10	左右点与撇捺的 书写节奏	火	42	102	41.18	51.96	51.47	
	首笔定位	11	首笔横钩对全字 的统领	皮	69	102	67.65			
	首笔定位	13	首笔点定位后接 撇捺	义	48	102	47.06			
	首笔定位	14	末笔竖与口部书写 的顺序	中	53	102	51.96	50.98		
	笔顺难点字	12	特殊笔顺的基础 规则掌握	长	50	102	49.02			

续表

三、附形部首 部首的笔顺	笔顺难点字	15	末笔撇与横折钩 的主次关系	方	41	102	40.20		
	笔顺难点字	16	竖折撇复合笔画 的连续书写	专	65	102	63.73		
	固定笔顺部首	17	左右点与中竖的 先后	↑	44	102	43.14		
	固定笔顺部首	18	点后接横折折撇 的书写顺序	乚	53	102	51.96	48.04	48.04
	固定笔顺部首	19	横折弯钩与竖的 次序	𠃍	50	102	49.02		
	四、半包围 结构类	三面包围	20	末笔竖折的封口 时机	巨	45	102	44.12	44.12
		上右包围	21	横后接竖再写口 的次序	可	56	102	54.90	54.9
	五、简单与 复杂结构体 的书写	简单结构体	22	撇点交叉后的笔画 衔接	女	43	102	42.16	42.16
		中等复杂结构体	23	日部与土部的笔顺 衔接	里	47	102	46.08	46.08
		较为复杂结构体	24	市部与月部的笔顺 配合	肺	40	102	39.22	39.22

笔顺基本规则的应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基础书写规则掌握不均匀，如“及”(71.57%)、“重”(63.73%)等常见字正确率较高，而结构特殊、起笔易混淆的“乃”(36.27%)、“脊”(34.31%)正确率明显偏低，根据《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乃”字规范笔顺为横折折钩后接撇，超半数学生混淆了第二笔顺序；“脊”字则普遍误将起笔写为撇，这反映出学生易受字形的整体印象干扰，忽略笔画的先后顺序。

Table 3. Statistics of initial stroke positioning data
表 3. 首笔定位类数据统计

题号	考察字	正确首笔	正确率(%)	主要错误选项及比例
10	火	左点	41.18	撇(50.98%)
11	皮	横钩	67.65	撇(26.47%)
13	义	点	47.06	撇(30.39%)
14	中	竖(小)	51.96	竖(大) (23.53%)
平均			51.96	

笔画关系的处理情况：首笔是汉字书写的起点，也是最容易受到字形整体印象干扰的环节。问卷 5 道首笔识别题的平均正确率仅 51.96%，反映出学生首笔判断能力弱，具体情况见表 3。其核心问题源于两方面：一是字形的视觉干扰导致误判，如“火”“义”二字首笔识别中，大量学生误认其首笔为撇，体现其书写仍停留在“画字”层面，缺乏笔顺规范意识；二是学生对基础笔顺规则掌握不牢导致混淆。如“中”“皮”二字首笔识别正确率分别为 51.96%，67.65%，以“中”字为例，23.53%的学生错选“中间的竖(大)”，

说明学生存在认知偏差,记忆不扎实等问题。此外,在非首笔的笔顺难点字中,特殊笔顺字依赖单独记忆,易出现初始偏误或习惯固化。如“方”字的正确率为 40.2%,44.12%的学生误将最后一笔判为横折钩,可能源于长期书写中“先撇后横折钩”的习惯,与规范笔顺冲突,凸显出日常错误习惯对笔顺规范性的负面影响。

附形部首的笔顺:根据《汉字部首表》(GF 0011-2009)规定,“附形部首”是附属于主部首的书写形式,有繁体、变形和从属三种[5],而亅(主部首为“心”)、辵(主部首为“走”)、冫(主部首为“皃”)均属于依附于主部首的变形类附形部首。该维度的平均正确率仅有 48.04%,三个部首的正确率依次为:辵(51.96%)> 冫(49.02%)> 亅(43.14%)。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学生们对竖心旁的掌握最为薄弱,错误集中于点竖顺序问题,且部首笔顺错误具有“传染性”,易牵连同类汉字书写规范,这一问题需引起重视。

半包围结构类:陈国斌(2021)在研究中强调:“包围结构是汉字结构的一种重要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半包围和全包围结构。如果从学习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半包围结构中,我们根据包围方向又可以分为左上包围、右上包围、左下包围、三面包围。”[6]由此可见,包围结构对书写者的空间认知能力要求较高。但该维度的整体平均正确率为 49.51%,反映出学生对这类汉字的空间认知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其中,三面包围的“巨”字(44.12%)易出现封口时机把握不准的情况,右上包围的“可”字(54.9%)则存在笔顺颠倒、结构比例失调等问题。

简单与复杂结构体的书写:汉字的结构体复杂程度直接影响书写难度与正确率。该维度平均正确率最低,仅 42.49%,且正确率随结构复杂程度提升呈明显下降趋势。独体字(如“女”42.16%)存在笔画衔接不规范问题,合体字(如“里”46.08%，“肺”39.22%)则易出现部件笔顺配合不当、字形结构松散、比例失调等偏误。

2.3.2. 笔顺认知现状

笔顺规则掌握水平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根据调研数据,学生对笔顺规则的掌握程度呈现出从“几乎都不记得”到“能记得 80%以上”的全范围分布,不同掌握程度的学生占比差异明显。其中,仅 10.78%的学生能记得 80%以上的笔顺规则,49.02%的学生能记住 50%~80%的规则,合计不足六成,另有 20.59%的学生仅能记住一半左右,16.67%的学生能记住少部分(50%以下),2.94%的学生几乎都不记得了。这一分布特征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内部,笔顺知识储备的不均衡性。

笔顺教学重视程度整体偏低。学生对基础教育笔顺教学的评价以“一般”(34.31%)“比较重视”(29.41%)为主,“非常重视”(11.76%)占比较低。这一评价反映出基础教育阶段对笔顺教学的重视程度不高。

自我认知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学生对笔顺规则的自信程度与自我评估的了解水平基本成正比,超半数(50.98%)学生认为自己对笔顺规则“大部分了解”,同时,对自己笔顺“很自信”、“比较自信”的学生分别占 32.35%、33.33%,但需结合后续书写测试正确率综合判断,避免盲目自信。

2.4. “行”——书写行为与习惯现状

“行”指学生实际的书写行为与习惯,包括对汉字难度的判断、书写时的规范意识、书写速度倾向、面对书写问题时的应对方式等,这是“知”的外在表现。

2.4.1. 对汉字笔顺难易程度的认知判断

刘靖年(2011)指出:“在现代通用汉字范围内,合体字依层次一般可以分析出 12 种结构形式。”本研究从中选取了 5 种典型结构形式及代表汉字,由受访者根据主观判断在难易程度上对不同结构的汉字进行排序,见表 4。

根据学生的排序结果,独体结构 < 全包围结构 < 框架结构 < 上下结构 < 左右结构。整体来看,

笔画数量多、结构复杂、偏旁部首特殊的汉字，如“缠”“霜”“噩”等，笔顺掌握难度较高，日常高频字难度较低。这一结果与汉字本身的字形特征相关，也反映出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汉字笔顺学习中的共性规律，可为后续针对性教学提供参考。

Table 4. Subjective ranking results of stroke writing difficulty for Chinese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structural types
表 4. 不同汉字结构类型笔顺书写难易程度主观排序结果

结构类型	代表汉字	综合得分 ³	综合排序
左右结构	法、伟、群、缠	3.25	1
上下结构	台、思、想、霜	3.23	2
框架结构	巫、坐、爽、噩	2.96	3
全包围结构	回、国、囿、围	2.41	4
独体结构	电、弟、鸟、事	2.26	5

2.4.2. 书写时对笔顺规范的关注程度

关于“书写汉字时对笔顺规范的关注程度”，学生的回答差异明显。一部分同学表示“已内化于心，无需刻意关注也能写得规范”，这属于笔顺规范水平较高的群体，然而，32.35%的同学“只在写个别字时会特别注意”，31.37%的同学“不太关注”。对笔顺规范关注的程度，反映了学生对笔顺规范认同感的差异，关注度较高的同学更可能重视笔顺，保证书写时的正确性，而关注度较低的同学则可能放任错误，一直延续。

2.4.3. 日常书写情况

学生日常书写以“偶尔连笔”为主，23.53%的学生常写连笔字，且多数认为连笔不影响笔顺规范。而书写时遇到笔顺不确定的情况时，仅少数学生(10.78%)会先查询再书写，近七成学生或先写后查，或直接按习惯书写，不关注对错，部分学生虽计划书写后查询，却常常遗忘。这表明非正式书写中，学生更加注重流畅性而非正确率，查询纠错的主动性较弱，错误笔顺在反复书写中易被固化。

3. 汉字笔顺书写问题剖析

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书写存在诸多问题，有其深层根源。本研究从教学因素、媒介因素和认知因素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3.1. 教学因素：早期教学内化不足，后期缺乏监督

第一，以短期“教”为主，缺乏长久行之有效笔顺规范教学策略。小学阶段是汉字笔顺学习的关键期。调查发现，受访者在小学阶段均接受过系统的笔顺教学，但教学方式普遍存在机械、枯燥的问题。研究者指出，凉山彝族地区汉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形式，脱离实际，没有考虑学习对象的认知基础和思维习惯[7]。访谈中 S4 受访者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小学老师就是在黑板上写一遍，然后让我们跟着抄，从来不解释为什么这个字要先写这一笔，我就照着画，画得像就行了。”这种缺乏理解机制的教学方式，使得笔顺规范的传授，停留于表面的模仿难以转化为学生自觉的书写指南。

更值得注意的是，笔顺在考试评价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小学期末考试笔顺的题目占比极小，而之后的各大考试中几乎不再考察笔顺的问题，于是学生会“理所当然”将纠正笔顺所花费的精力投向更具有“性价比”的学习内容，以取得更高的分数。于是，本就缺乏趣味的笔顺知识，即使被老师反

³综合得分 = (各位次选择人数 × 对应分值之和)/有效样本总数，保留两位小数。

复强调，也难以在行动上被予以重视。

第二，双语教学语境环境，笔顺规范教学效果不佳。虽然大部分学校已实现汉语教学，但在家庭、交友等日常情境中，学生依然使用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在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处于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衔接期，两种语言混合教学的情况较为普遍。在此阶段，儿童本就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适应语言转换，同时还要背负系统学习汉字笔顺的任务，学习压力较重，笔顺教学效果难免打折扣。

第三，强制性监督机制缺失，笔顺规范知识深度内化不足。学生的课程内容集中于学科知识的讲解和思维的建立，笔顺这类基础知识不再被提及。既没有继承性的专业课程设置，也没有强制性的监督机制，笔顺书写在后期几乎完全依赖个人习惯。早期未能深度内化的知识，在缺乏持续强化的情况下，逐渐偏离正确规则，形成偏误。受访者 S7 的回忆，从正面印证了监督的重要性：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每次写字都要盯着我们的笔顺，当时我写错了，还揪着我的耳朵让我改。”而后面换掉老师，监督缺位，则对他产生了影响。

3.2. 媒介因素：手写机会骤减，笔顺规则缺乏复现

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电子设备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工具。无论是网络社交还是课程作业，键盘输入已取代手写成为主流书写方式。手写机会的大幅降低，直接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提笔忘字”现象频发，学生能够认、读汉字却难以正确书写；二是笔顺规则因缺乏反复训练而逐渐模糊乃至遗忘。

从记忆规律的角度看，遗忘是一个先快后慢、先多后少的过程，复现是记忆保持的重要途径[8]。笔顺知识若仅在小学阶段集中学习，而后续缺乏持续的复现与运用，自然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退。键盘输入的便捷性恰恰削弱了这种复现的机会，导致笔顺知识进一步退化。受访者普遍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上大学之后基本都是用手机电脑打字，除了考试几乎不动笔，有时候写个东西就是画个形差不多就行了，反正平时也没有人看你写的过程。”

3.3. 认知因素：元认知策略运用不足

上述外部因素最终通过学生的内部认知机制发挥作用。本研究借助元认知理论框架，从“意、知、行”三个层面分析学生笔顺偏误的认知根源。

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三个方面的内容[9]。根据刘儒德对迈克卡(MacKeachie)等人学习策略理论的介绍，学习策略可以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三类[10]。其中，计划策略对应“意”层面(对笔顺学习的态度与规划)，认知策略对应“知”层面(规则的记忆与理解)，监控策略对应“行”层面(书写时的自我觉察)。

计划策略——“意”层面：重视态度和放任行为的脱节。计划策略指学生对笔顺学习的目标规划与策略选择。对应到“意”层面，主要是在于学生对笔顺的主观看法和态度。多数学生能够意识到笔顺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书写时仍按自己的习惯进行，认为“太麻烦”“后面忘了”。从元认知角度看，这是一种“知行脱节”——缺乏对自己行为和目标及时地评价和反馈。认知停留在“我知道应该确认正确笔顺”的层面，却未能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我没有确认”“这对我是否重要”“不解决会有什么影响”。正是这种对自身行为的放任，使得规范笔顺的记忆逐渐模糊，规则意识也随之淡化，甚至对笔顺规则的漠视与背弃。

认知策略——“知”层面：规则记忆内化不足。认知策略指学生对笔顺规则的记忆、理解和归纳能力。调查显示，学生确实接受了笔顺知识的灌输，习得了这些规则结构的底层逻辑，对常见字的笔顺掌握较好，甚至能举一反三。但问题在于这种知识内化不够深入。有采访者认为他“记住了规则是什么”，但是并未理解“为什么这样规定”，导致在面对非常用字或复杂结构时，只能“凭感觉书写”，他们对笔

顺规则的理解浮于表面。在书写时易出现自发性写错笔顺的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因为知识记忆模糊，而选择“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最终导致笔顺错误频发。这种碎片化的知识状态，使得笔顺规则难以成为稳定的书写指导。

监控策略——“行”层面：书写过程缺乏自我觉察。监控策略指在书写过程中对自身笔顺的及时评价与反馈。学习者之“行”在于书写中笔顺的自我觉察。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自我笔顺水平的评价存在虚高现象，自信程度与实测正确率不成正比。在这种心态下，学生难以发现自己的知识盲区，更不会主动纠正。另一部分学生则选择回避态度，在问卷中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既不愿承认“不愿学”，也不敢肯定“掌握了”。这种对内心审查的躲避，导致无法及时获得客观反馈，这也是日常中形成错误笔顺书写习惯难以根除，不能改正的原因所在。

4. 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书写提升策略

针对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书写“意、知、行”的三维偏误特征，结合偏误成因，本研究提出“正意固本 + 溯源明知 + 技行合一”三位一体的解决策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观念纠偏、知识夯实、行为训练三个层面提出以下策略。

4.1. 正意固本：观念纠偏策略

针对“意”的层面，引导同学们转变对笔顺的价值认知，激发内在动力。改变学生“能写出来就行，笔顺不重要”“我的字本来就丑，笔顺规范也没用”等错误想法，让学生主动重视，推动认知与行为协同发展。

一是开展笔顺价值专题讲座。邀请高校书法教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举办“规范笔顺与汉字之美”专题讲座，从笔顺影响字形美观、提升书写效率、理解构字规律、传承汉字文化等角度，结合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基础、书写现状、文化对比等方面，阐述笔顺规范的重要性，拍摄相关短片，制作成系列视频，发布在校园公众号、视频号，方便学生随时观看；二是树立榜样。在校园内评选“规范书写标兵”，优先从少数民族学生中选取，展示其书写作品，分享其经验与心得，在教室设置“规范书写示范角”，张贴优秀手写作业，标注其中亮点，让学生有榜样可学、有标准可依；三是营造多元文化融合的书写氛围。依托攀西攀西多民族聚居地域特征，常态化举办“汉字·彝文·藏文书写体验展”，制作三类文字笔画、起收笔、布局对照展板；组织学生完成双语手写作品创作，在文字书写对比中厘清母语与汉字规范差异，主动规避书写负迁移，强化汉字笔顺规范认同感。

4.2. 溯源明知：知识夯实策略

溯源明知，即回归汉字笔顺本源，夯实学生的知识体系，让学生明确“正确笔顺是什么、易错点在哪里、依据是什么”。

一是编制《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易错手册》。整理问卷中暴露的高频易错字(如“乃”“脊”“方”等)、易错部首(如“丩”“乚”等)、易错结构(半包围、独体字)，具体标注规范笔顺、易错点，并结合 GF 0023-2020《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制作“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笔顺易错点清单”，新增专项板块，对比彝文、藏文线性书写与汉字分层笔顺的核心区别，梳理易产生负迁移的书写习惯，通过校园媒体、宣传栏、课堂导入等方式融入学习生活。制作电子版上传至网络学习平台，方便老师学生随时查阅；二是开设笔顺知识专题课程，增设双语书写对比教学单元。学校开设相关公共课，针对汉字笔顺易错点进行集中讲解与示范，通过“规则讲解 + 老师示范 + 课堂实操 + 现场纠错”的方式，帮助学生重建知识基础，强化笔顺规则记忆；三是培养主动查阅的学习习惯。基于“学习通”平台，发布

“笔顺每日学”活动，借助 AI 助教定时发布作业，答疑解惑，让学生们轻松查询并学习规范笔顺，从而达到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的学习效果。

4.3. 技行合一：行为训练策略

技行合一，即通过专业训练与实际操作，将规范的知识转化为正确的书写行为。

首先，增设规范书写实践课程。在攀西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集中的班级，开设“三笔字(钢笔、粉笔、毛笔)”选修课程，重点强化笔顺规范训练，并纳入课程考核标准。教师布置适量手写作业，仔细批阅，批改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内容，更要标注错误笔顺并要求学生及时订正。其次，开展校园汉字笔顺书写学科竞赛活动。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学生不仅关心学业分数，也关心素拓分、学科竞赛分。通过举办“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全国大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大赛”等学科竞赛，并设置少数民族双语书写专项赛道，开展汉字规范书写竞赛活动与规范汉字书写 21 天打卡活动，通过奖项评定与加分政策对学生予以肯定；最后，借助数字化工具辅助训练。引导学生使用可以演示笔顺、练习书法、AI 批阅等功能的 APP，如“汉字宝”“步步升写字”“笔顺笔画大全”等，利用碎片化时间训练，不断巩固与强化，同时配套双语对照笔顺练习素材，针对性消解母语书写思维干扰。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以“意”“知”“行”三个层面为线索串联表层现状和深入探究的偏误产生的深层根源，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引导其不断改善笔顺书写情况。

下一阶段本研究将在以下方向深入探讨：一是扩大数据的容量和样本覆盖广度，纳入不同学段，更多民族，更多区域的样本，争取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化问题；二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笔顺学习现状，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个性化全流程化辅导；三是进行长期的干预效果追踪研究，通过概率检验教学策略的实际成效；四是深化文化融合与传承研究，开发“笔顺 + 文化”融合式教学资源，深度挖掘汉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开笔顺学习新思路。

汉字笔顺，看似微末，实则关乎文化传承的根基。每一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笔下，流淌的不仅是墨迹，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血脉。期待本研究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汉字笔顺教学的关注，共同守护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让汉字之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大家庭中生生不息。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川滇民族文化数字化与传播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名称：川滇彝族大学生母语认同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CDSZCBBYB202511)；攀枝花学院 2024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汉字笔顺书写现状、问题及解决策略研究(编号：2024cxcy217)。

参考文献

- [1]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增订七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 156.
- [2] 金欣欣. 笔顺字典在中小学汉字教学中很重要[J]. 书屋, 2021(4): 94-95.
- [3] 李宇明, 翟艳. 来华留学汉语教育 70 年: 回顾与展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4): 1-10.
- [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 教语用厅(2024)1号[Z].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7066/202410/t20241022_1158740.html, 2024-09-30.
- [5]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GF 0011-2009 汉字部首表[S].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 [6] 陈国斌. 米芾行书技法解析——包围结构(连载·5) [J]. 青少年书法, 2021(9): 20-22.
- [7] 陈威. 凉山彝族地区汉语教学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3.

- [8] 吴世雄. 认知心理学的记忆原理对汉字教学的启迪[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8(4): 86-95.
- [9] 董奇. 论元认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9(1): 68-74.
- [10] 刘儒德. 论学习策略的实质[J]. 心理科学, 1997(2): 179-181.